

个人究竟会有多少面
他们已经说出了自己的秘密，你呢

都市隐

私档案

暗夜著

私小说

文匯出版社

都市
隱
私
檔案

暗夜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都市隐私档案 / 暗夜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0. 5
(私小说)

ISBN 978 - 7 - 80741 - 845 - 0

I. 都… II. 暗…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8985 号

都市隐私档案

作 者 / 暗 夜

责任编辑 / 张 涛

装帧设计 / 丁 轶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常熟市大宏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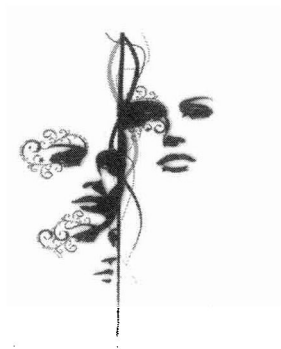
字 数 / 160 千

印 张 / 7.125

印 数 / 1—6 000

ISBN 978 - 7 - 80741 - 845 - 0

定 价 / 18.00 元



目 录

误入盗墓者的爱情迷宫	001
一个出轨“驴友”的惊魂之旅	009
汽车旅馆应召女郎复仇记	017
追寻一个男护士的堕落轨迹	025
女官员沉溺仕途的扭曲之路	033
三流女演员的伤城	045
一个情景模拟女演员的非正常生活	055
寂寞里，让我遍体鳞伤的欢爱	063
电波之端，不能说的秘密	073
记忆内存里无法删除的病毒	081

藏在母亲真丝内衣里的罪恶	089
谁的青春里都有秘密	097
女体算命,我命中的劫	107
藏匿在 MP3 里的孽海深渊	115
偷来的快感无法给我救赎	125
一个落跑新娘的祝福	133
18 岁的秘密无处埋藏	143
罪恶往事,如鲠在喉	153
欲望过后,我只有亡命生涯	161
情陷高跟鞋的夜晚	169
私情游戏,揭开潘多拉的面纱	179
一个鸟类学家的第二职业	187
留学情人的“锦绣前程”	197
桃花瓣一样飘零的爱情	205
一个入殓师的隐痛	217



误入盗墓者的爱情迷宫

他说他沉醉于进入古墓探寻的过程，
接近尸体寻找陪葬品，是他生活里最大的
乐趣。但他并不爱好古玩，变卖陪葬品，也
是为了生计。



于天明头一次来我的古玩店，是傍晚的时候。我正与男友张岩在电话里甜言蜜语。他进了店门，便从背包里拿出几件巴掌宽的陶俑放在我面前。

他的陶俑全部是普通的男仆形象，应该来自古墓的陪葬品。我仔细看了看，告诉他，最多每只 120 元。其实我说得价并不算高，留下了大片与他回旋的余地。不想他却点了点头，轻易地答应全部卖给我。

递给他钱的时候，我不免又仔细打量他一番，正迎上他漠然的目光。那一刻我有点愣——这是一个太英俊的男人，瘦，但是绝不尖嘴猴腮，是种英气逼人的颓废，像极了竹野内丰。

拿到钱，他并没有急着离开，而是在我的店内转来转去，在每一件古玩面前都驻足了一阵。若是往常，我定会客气地告诉顾客，要关门了，请明天再来。但是那日，我神使鬼差般地什么也没说，一直坐在店内饶有兴致地盯着他的背影，直到他离开，才起身关了店门。

没过两日，他又来了。这次，拿的是一批玉器。出于愧疚或者其他的原因，我给他开出了正常价格的 1.5 倍。他还是和上次一样不多言语就成交，但在临走时，却给了我一张名片。

一男一女想要走近，实在是太容易不过的事情。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拨通了他的电话，问他是否有空一起喝一杯。他很快就骑着红色的机车来到我的店门口，递给我头盔，交代我搂紧他的腰。

我们来到附近的酒吧，一进门，他便熟稔地与酒吧老板打招呼。坐在角落里看他与酒吧里的众男女击掌言笑的时候，我感到自己有点飘飘的，仿佛这个男人，属于我。

他后来走近我身旁坐下，抱歉自己耽误了太久，我轻轻笑着摇了摇头，说没关系。两个人于是各自喝酒。那天我们聊了很多，他告诉我，自己是靠摸金维持生活的。

摸金，其实便是盗墓的意思。但是我并不惊讶，据说这一带曾是古代都城，有很多国家尚未发掘的古墓。我从古玩店，也认识了不少盗墓者，有的虽胆小，却被盗墓的巨大利益吸引；也有古玩爱好者，为了找到真品或者寻求刺激而从事摸金。

但于天明似乎两者兼而有之，他说他沉醉于进入古墓探寻的过程，接近尸体寻找陪葬品，是他生活里最大的乐趣。但他并不爱好古玩，变卖陪葬品，也是为了生计。

我饶有兴致地问他，是否知道自己与一个日本男人很相似。他笑了笑说：“金城武吗？”

我摇了摇头，一字一顿地告诉他：“竹——野——内——丰。”

他似乎有些意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突然又微笑，说：“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你，就觉得你很像山口百惠。”

他接着说：“只可惜我像的日本男人是竹野内丰，而不是三浦友和。”

我诧异地望着他，他解释道：“三浦友和，是山口百惠的爱人。”

我的脸便红了，慌乱地点头。

走出酒吧的时候，他趁着酒劲伸手搂住了我。

那一天之后，于天明便时常把他的机车骑到店门口来，手拿头盔朝我挥手。我每次总是关了店跑出去，欢天喜地地坐上他的车。

他在马路上驶得极快，我的一颗心提到嗓子眼，抱着他的手臂便紧了又紧，想求他开慢一点，却被耳旁呼呼的风声阻得开不了口，索性闭上眼睛，把头贴住他的后背不再往前看，一心想，豁

出去了。

他带我去蹦极，其实是一种高空牵荡的游戏，两个人被一同绑在小车里慢慢上升至高空，然后被两端长长的铁索挟着上下荡起来，疯狂旋转。我闭着眼睛感受梦境里才有的失重，心像抽空了一般恐惧，却又欲罢不能。

2

我最终向相处了多年的张岩提出分手。在初次相识的饭店里，我点好了菜，囁囁着告诉他我已经爱上了别人。他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歇斯底里，也没有悲痛欲绝地拉住我的手求我回头，只是木木地看着我，不知过了多久，才说了一句“你幸福就好”，便站起身来走了。

我对着一桌子冷了的饭菜愣了许久，对面的椅子上还挂着他的外套。我把电话打给于天明，等他赶到的时候，终于再也抑制不住，扑到他的怀里痛哭起来。于天明似乎明白了什么，一个劲儿地拍着我的头，却什么也不说。

临走的时候于天明说，他的外套还在这里，要不要给他送去？我拼命地摇头：“他不会要了，今天本来是我们相恋的1000天纪念日……”

于天明一把将我搂进怀里，把脸贴在我的头发上说：“宝贝，对不起。”

我终于能够与于天明公然地出双入对，幸福感早就把对张岩的愧疚冲散得无影无踪。我甚至想，他不是说希望我幸福吗？那么现在我很幸福，他也应该没什么说的才对。

有一回与于天明的一群朋友一起吃饭，一个漂亮到惊艳的女孩喝得醉了，拉着于天明的衣服大哭，问他为什么。于天明不耐烦地推开她：“什么为什么，你有病！”

我从未见过于天明生气,吓得动也不敢动,在场的人都尴尬极了。后来有人告诉我,那个女孩就是于天明的前女友。正是因为我,于天明才与她分了手。

我感到自己对于天明,是如此的没有把握。他十二分受女人们的欢迎,而我却只是个平庸的小女人,我们的生活除了古玩,甚至没有任何的交集。然而每次盘根究底地问于天明究竟爱我的什么,他总是温柔地捧起我的脸说:“爱就是爱,不为什么。”

3

我沉醉于于天明带给我的一切,也尽力地想要抵达他的世界。终于有一天,我求他带我一起去盗墓。

盗墓这个话题,我们以前几乎从不触及,那是他的秘密,也是我的恐惧和心悸。但是现在,我想要彻底地融入这个男人的生活,就无法逃避他的这一部分的经历。

出乎意料地,他只犹豫了一秒钟,便点头说:“好。”

我们把时间定在三天后。他说,他已经在郊区发现了一座古墓遗址,等他把穴道挖好,就带我一起下去找古物。

我在忐忑和激动中度过了三天,直到和于天明一起走到了郊区,还恍惚地以为自己是在梦中。

于天明的盗洞从一个小山洞里深入,窄得只容得下一个人爬行。于天明给我戴上氧气罩,嘱咐我跟他身后匍匐着向前蠕动,穴道里一片黑暗,我却能感觉到泥壁压迫着我的每根神经。不知过了多久,泥壁总算到了尽头。我借着于天明手中手电的光线,恍恍惚惚感觉到前面是个坡度。于天明下去了之后,把我从穴道里拖出。

我站立稳了,用手电筒向四周一照,发觉这里是个地下窑洞

似的地方，手电在这里只照得到几尺的地方，到处是不可知的黑暗。我不禁悚然，有些后悔提出和他一起进古墓。然而他并不顾及我，径直把着手电便往前走了。

我看着他的手电筒灯光越来越弱，着急地想跟上他却怎么也迈不开脚步，只觉得大脑昏昏沉沉一片，接着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醒来的时候，自己躺在医院，脸上的氧气罩正咕噜咕噜响着。坐在自己身旁的却并不是于天明，而是张岩。

“于天明呢？”我一下子坐起来，“他没事吧？”

“我也在找呢。”张岩冷笑。

我慌了神，一把抓住他的衣服：“你们没有找到他？他明明就和我在一起啊！”

张岩攥开我的手，“你的氧气罩被他做了手脚，他从你的店里往外运古玩的时候被我抓到，还嘴硬到死。”他顿了顿，“你差点死在那个地窖里……变成一个永远的谜。”

张岩盯着我看，眼泪慢慢从眼眶涌出来。我呆呆地垂下手，砰的一声，躺回床上。

这真是一个完美的计划。英俊却潦倒的盗墓贼为了利用古玩发一笔横财，故意结识古玩店女店主，对她百般温存只为有朝一日以共同盗墓为由，把她骗入不知名的地方令她窒息而死。甚至不用自己动手，就处理掉一条生命，然后可以霸占她的所有古玩，直接逃之夭夭。

自始至终，我都一步步按照他的计划进行着，没有半点闪失。

可是张岩，竟然在分手之后，租了间房子于我的店铺对面，每日看着我于天明进进出出。想来那时的我是被于天明遮蔽了双眼，连住在对面的张岩竟也没发觉。于天明连张岩的面也

未见过，又怎会想到自己的棋局坏在他的手里？

这一场游戏，只有张岩是旁观者。我与于天明各自投身其中演绎，却都是崩盘。

4

两天后，张岩拉着我的手回到了古玩店。“我把你的东西都照以前的样子摆好了，你看看。”

我抚着玻璃柜匆匆走过，不住地点头。我想说“张岩对不起”，可是话未出口，泪就簌簌落了下来。张岩的眼睛也红红的，他说：“刘采，你就当是做了场噩梦吧，噩梦醒了，就回到我身边，好不好？”

我拼命地点头。

几名警官走进来，说对不起打扰一下，我们是于天明盗墓及谋杀案的负责人，想找你们了解一些情况……

我和张岩把于天明曾经卖来的古玩全部交给了警方。我向警方详细地讲述那天在盗洞里发生的一切时，张岩握着我的手紧了又紧。

临走的时候，一位胖胖的警官笑咪咪地拍了拍我，“其实那个地方，根本就是个窑洞，于天明也没盗过墓，就是个初中毕业的小骗子。他卖给你的这些东西，全是在其他古玩商手里买的。”

我的心，终于轰然松软下去，所谓的墓室，所谓的摸金，都是于天明为加害我编造出的借口，真的如此，我连墓室噩梦也不曾有。只是一场，缺氧于窑洞的小小谋杀。

几个月后，于天明被多宗罪压身，判了死刑。我与张岩在法庭上见到他，宣布结果的那一刻，他的脸上一如我们第一次对视时的漠然。

然而旁听席上响起那个漂亮女孩尖锐的哭声，她晕倒了，被周围的人们手忙脚乱地拖下去。

在他一心一意算计着我的时候，一定也曾不止一次规划他们的未来——带着我所有的古玩远走他乡，过上富足安定的生活。

只是这样鲜血淋漓的爱情，最终不能绽放。 



一个出轨“驴友”的惊魂之旅

傍晚的时分在山麓看到一个小山村。

“今晚，我们就在那里借宿。”看到王浩的兴

奋，我并不在意，只是有点纳闷……



秦肖又将归期推迟了，这已经是第三次他在电话里这样说了。可这次，失去了耐性的我和他吵了起来。

网上，QQ消息响声一片。一个叫“自然人”的留言：“穿越辽阔的苍凉——徒步穿越南山活动召集”，我竟然不知道自己何时有这样一个好友，点开链接，竟然是一个“驴友网”，那些旖旎瑰丽的风景一下子就吸引了我。出门旅游本来就是放松身心的时尚体验，更何况，自己面对的又是一个相思遥遥无期？

自然人名叫陈金宇，这个晒得一脸黝黑的男孩和驴友们都背着鼓鼓囊囊的一大包行囊，而我，虽然准备了服装、背包、水具、太阳眼镜等，和他们比，却像幼稚的小孩。

陈金宇安慰我：“没事，有我呢。”一路上，陈金宇一边告诉我注意事项，一边给我讲解“驴友”的意义。一个下坡中，因为过多地关注陈金宇，我不小心扭伤了脚，陈金宇赶快让我坐下来，用手蘸了红花油，小心地替我按摩伤处，满眼的怜爱里也多了层意味深长的内容。

找到宿营地后，他帮我支起了帐篷，我感觉到陈金宇是在变魔术，那么个书本大小的折叠软体冰箱里面，拿出软体饮料。然后，他又从自己的储物运动鞋里面掏出药品、除蚊剂之类的东西。

夜，静谧下来。陈金宇给我熬了冰糖银耳汤，说：“你体力消耗过大，得补补才行。”甜甜滑滑的汤，带着温润。恍然中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开始在体内流窜，如一把火苗滋滋地燃烧，仿佛和秦肖在一起，他的吻如雨点般落在我的额头、颈间、胸前……柔软的手指恰到好处地掠过我或山峦，或幽谷的每一处。

我轻如落叶，失去了重量。虽然鼻息间闻到的是陌生的体

味，脑海里却似有一个执拗的小精灵，让我的欲望无法停止。

在我小小帐篷里，是陈金字的手在我身上沾满柔情地游动，我的感觉越来越好，那种半醉不醉的眩晕感，我们缠绵纠结，发烫的身体点燃了整个暗夜，他的身体越加坚挺强健，旁边就是别人的帐篷，我差点叫出声来，残存的意识中，我只能在喘息里享受飞翔的快乐。

当排山倒海般的兴奋渐渐平息，他仍紧紧地搂住我，一如我，在那份紧密中其实隐着更多的，是深深的歉意。自从父亲出了那事之后，我发觉自己的性格变得有些偏执。

在别人眼里，离异的父亲是那般猥琐，不仅性子乖舛，还在我16岁那年做下了为人不齿之事，毁掉了一位女孩子的贞洁。从此，我就生活在别人的白眼和不屑中，直到秦肖的出现。

陈金字回了自己的帐篷，悔恨和激情的余温交织在一起，在我的胸腔里纠结成一团乱麻。可又憧憬着接下来的行程，自己的心里装满了快乐。

秦肖总算带着一大堆给我的礼物出现在面前。从他深深浅浅的内疚中，我看到了自己的一丝张皇。他就像一个贪婪的孩子，拼命吮吸啃咬着我，带着汹涌澎湃而至的身体炙渴。

身体还是那样熟稔，他的唇沿着我的曲线一路向下，每次亲吻，都让我的心里颤抖，我明显感觉到激情的溃退。是旅行的劳累，还是感情的疲惫？却不得而知。

七天，仅仅七天，秦肖满怀依恋地又走了。这七天里，虽然空气都时刻残存着暧昧，我的心却无端地酸楚。是的，秦肖能给予自己身体的享受，总是短暂得紧，这次，我还有点味同嚼蜡。

2

陈金字开始不停地给我安慰，QQ、电子邮件、短信、电话，半

宿一宿地执著。那种细微和体贴，让我的心潮一次次起伏。当他再次向我发出召唤时，我体会到了惊诧中的迫不及待。

和上次不同，这次的队伍少到只有三人。除了我和陈金宇，还有一个叫王浩的黑汉子，他左脸颊一道长长的刀疤恐怖又狰狞，眼睛里总是闪烁着冷酷。看出了我的紧张，陈金宇告诉我，王浩是很有野外经验的“头驴”，有了他，很多困难可以迎刃而解。

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中午我们来到一个偏僻的小镇，终于，傍晚的时分在山麓看到一个小山村。“今晚，我们就在那里借宿。”看到王浩的兴奋，我并不在意，只是有点纳闷。

“山里野兽多，帐篷不安全。”陈金宇解释，所有的疑虑顿消。

院落里只有一老一少两个男性，陈金宇称老的为孙伯，他的儿子孙柱却一直端坐桌前不动。陈金宇他们出去了，说是安排房间，我感觉到孙柱的目光像锥子，锥得我坐立不安。陈金宇和孙伯在外屋小声地说话，外面是呼呼的风声，和着松涛阵阵，间或，传来一两声夜鸟走禽的凄惨叫声。

晚餐吃的是腊野味，很香。孙伯很殷勤给王浩陈金宇不停地劝酒，也许是累了，放下碗没多久，我就困得睁不开眼睛。

朦胧中，陈金宇将我抱在怀里，迫不及待地压上来，我在心里说着，别急别急，我是一朵正等待着滋润的花朵，正悄悄地向你展露着最娇嫩的花蕊。可是，没等来上次的美好，却感觉到他生硬地闯入，伴随着些微不适，在大山般的沉重中，我陷入窒息的昏睡。

睁开眼，看着陌生的房间有些恍惚，自己的衣服凌乱地扔在一边，我推一下脸朝外的陈金宇，他一扭头，我就像被电击中了一样：他竟然是孙柱。

气愤中我一脚踹过去，孙柱滚落到地下，我这才发现，他的